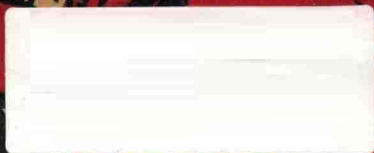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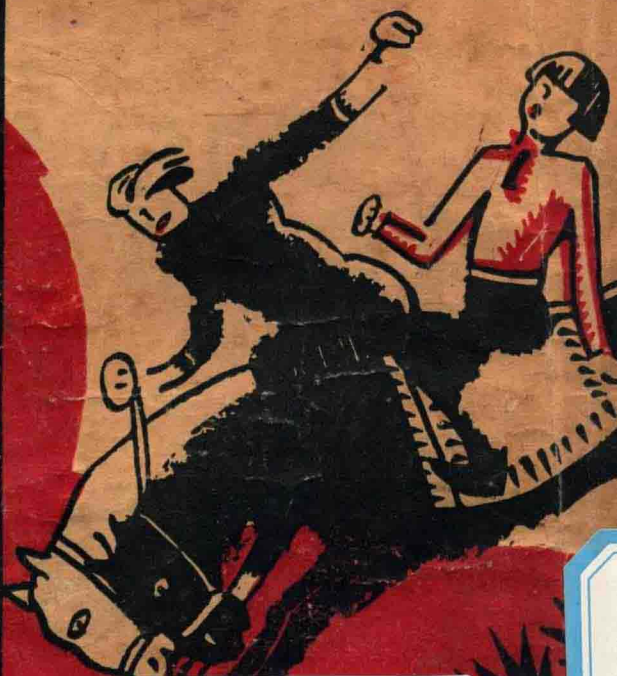


最後的

借遊

曾今可譯



好些年好些年以前，
有一個王國在海中央；
這差不多是誰都知道：
在那裏有一個安立布麗姑娘，
她是我最心愛的愛人，
她除了愛我沒有別的思想。

那時我們兩小無猜地，

同住在這海水圍抱着的王國裏，

我們爲着愛而深深的愛着，

並且我們的愛情是有加無已。

不料無情的上天的火神，

將我們的慾望燒燬無餘！

寒風吹開了天際的雲彩，

冷壞了我的美麗的安立布麗；

天上尊貴的使者無端來到，

從我的懷中強將她奪去！

並且把她關閉在冷冷的墳墓中，
這墳墓也就在這王國裏。

從前，天上的安琪兒們都不快樂，
因為是對我們懷着妬嫉。

是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這海水圍抱着的王國裏。

當這寒風吹散了雲彩之夜，
淒涼地，寂寞地，我的安立布麗！

但是，我們的愛情要比什麼都更堅強，

年紀比我們大，或是比我們更聰明的人
都不及我們相愛之深！

無論是天上的女神，
或者是海底的魔鬼，
也不能分散我們的魂靈！

雖然明月的光輝不帶我入夢，
就是星辰也永不燦爛，

我仍能看見她那明亮的眼睛！

我的愛人啊！我的愛人啊！我的生命，

長眠着在這墳裏，這墳邊長有嗚咽的海聲！

一九二九年，譯於上海。

國 南

(The South Country)

英國詩人 貝洛克 (H. Belloc) 作

我昔羈中原，

其地多潮濕：

工畢對孤燈，

南國勞我憶。

孩提與共遊，

此樂今已失！

彼輩住英北，

亦有住西方；

常見 Severn 河，

滾滾翻黃浪。

太平民安樂，

處處聞歌唱！

斯人盡賢明，

海浪生笑聲。

但願春姊妹，

渡海而光臨；

花開我腳下，

萬象一時新。

不見松林影，

但聞薩色氣；

我已久不歸，

雖是我故里。

天邊路何遙，

港灣列眼底。

物失莫能尋，

物破莫能補；

嗟我長孤獨，

將何娛遲暮？

有誰來相慰？

有誰與爲友！

我將覓良朋，

於我薩色種。

昂首望蒼天，

耕作徒勞鋤！

何時得還家？

空有還家夢！

倘我爲富人，

倘我便老去；

我當結茅屋，

聊以蔽風雨。

放歌話桑麻，

亦自饒佳趣。

築屋深林裏，

有路到海邊；

行樂須及時，

我輩正妙年！

請君權坐下，

與我醉樽前。

一九三〇，春日，譯於上海。

我可以這麼講，我親愛的人，

現在這悠長的歲月，我知道，

雖然沒有什麼，我的愛却在增加；

在整個的我像是失敗了，

這就是命運的註定！我整個的心却仍在祈求着，

你的芳名在我心中覺得光榮，和感謝！

請你將從前給我的希望都拿回去吧——我願意，

此外，僅有一件事請牢記：

你如不十分的譴責我，

願你能同我最後的借遊一次。

二

她縐着眉頭，

深陷的眼睛亦少去了光明，

像是經過一陣的難過似的，

她屢屢的看着我；

那就是生死的註定，不錯！

等那生命之血再給與我，

我想大概不會失望吧，

我終能跟她依靠着。

居同處，遊同時，息息相關，

我神爲之往，像是真有那末一天！

誰知這理想中的宇宙在今夜裏就要幻滅？

三

靜一點！倘你看那西方的雲，

有如浪花一般的浮沉，

更用許多的祈求——

日，月，星，辰，在一起，

心情與愛慕是很好的，

你是覺到了，

你的情感也就如那日，月，雲，星的光明；

祈求着你能永不離我，

心靈如寂滅，亦惟天知！

接近她和留着她——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但願她再有一刻的留在我的心坎裏。

四